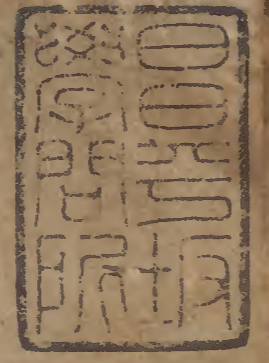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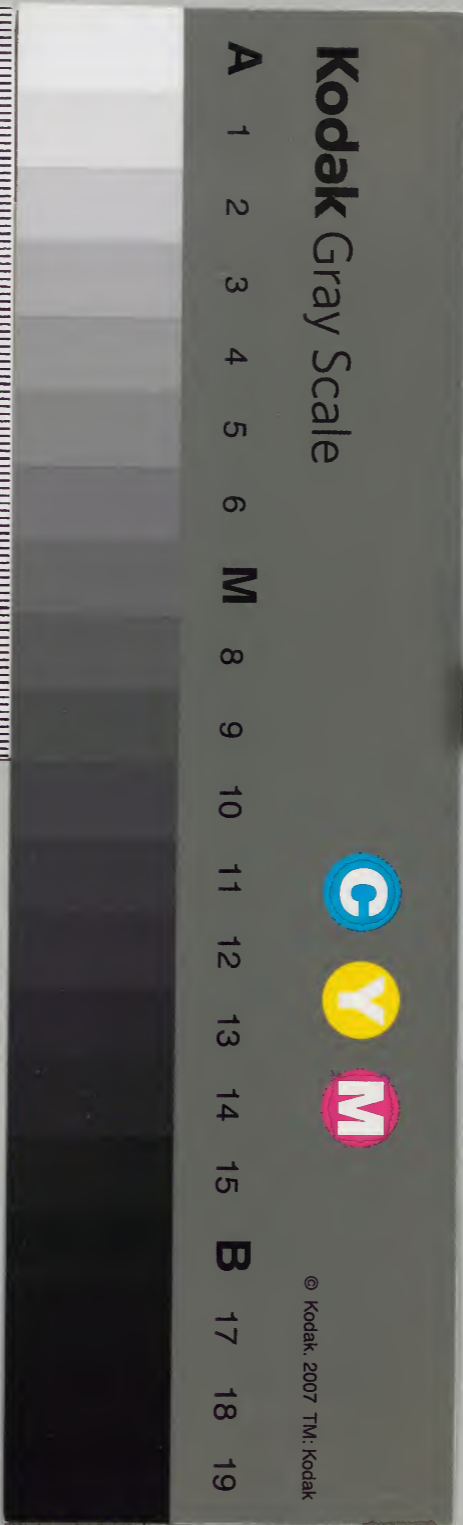
易學義林 三



漢書門			
八	一	三	六
一	四	一	六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七	一	三	書
三	一	六	
函	〇	六	類
二	冊	號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136
冊數	10 (3)
函號	273 34





淺草文庫

易學義林上經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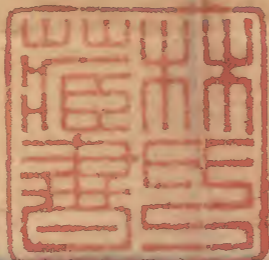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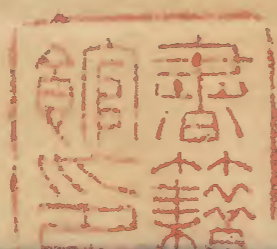
慈谿顏鯨應雷甫著

男顏子望輯

後學鄭光弼閱

華亭後學姚體文

姚士芳同校



三三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以離遇乾火上同于天故為同人同人者以

易學義林

卷之三

一

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于野者
曠遠之地言無疆比之私也既不繫於私乃
至公大同之道無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
天下大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
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謂天下至公大同
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
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
人則唯用其私意匹比者雖非亦同匹惡者
雖是亦異故其匹同者則為阿黨蓋其心不

正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
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
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
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
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
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
合乎乾行也是故吁咈其謨同於遠治上下

其論同於求是寬猛其政同於宜民蓋同以理不同以俗同以天不同以人此之謂大同君子之貞也○鄒陽曰鷲鳥象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袷服叢臺之下一日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何貴於小人之同哉故曰利君子貞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君子觀同人之象各以類族辨物之同異也

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昔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終為治者也直以從言之異路有省有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

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
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
廢也法家嚴而必息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
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
形贍足萬物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
操事少而功多觀太史公論六家之指操術
不同而各有攸當雖其論儒太淺而類族辨
物亦可見其大凡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
也

居同人之初而无偏私同人之公者故為出
門同人人之所同有厚薄親疎之異過咎所
由生也既無偏黨誰其咎之東觀漢記曰光
武微時遊學長安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
為之邸疑其資用空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
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習鑿齒襄陽
耆舊傳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多所稱

述人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則
聲名不足慕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
半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王吉貢禹遊學
長安為士類所宗○翟方進辭其後母西至
長安受經母憐其幼隨之織屨以給方進讀
經博士受春秋經學明習徒眾日廣其出門
同人而無咎者乎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黨也二與五為正應在同人之道為有所

偏與故可吝○昔張禹以經術為帝師內行
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禹成就子
弟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
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
智禹心愛崇敬宣而疎之崇每候禹常責師
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
食婦女相對優人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
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
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

乃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之淫於聲色即其處宣崇師弟之間禮分彼此非于宗之吝乎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卦惟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

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彼小人之情熱中於趨附則包藏禍心曲肆奸回之術畏惡於刺譏則徘徊觀望不勝隴斷之私○昔桓温忌王謝之忠壁人以圖之入幕之賓何異伏莽之戎欲得九錫以升高而王謝固緩其事未幾温死焉此升高陵三歲不興者也小人之情狀類如此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

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為吉也○昔楚莊王圍宋使司馬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噫甚矣儂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阨則矜之小人見人之阨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免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

此不勝將去而歸遂引師還非力不足也義不勝也其乘墉弗攻者乎春秋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何吉如之○又戰國中年畔趙而入齊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年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同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年聞其義乃請降其亦以義感人者乎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同於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理
直義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
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必用大師克相遇者見
二陽之強也○蘭相如之感廉頗始雖睽異
終則負荊請罪宥恂之屈賈復始雖負氣卒
為刎頸之交唐王武俊初與朱滔田悅連兵
以拒朝命及感賈林之說始有回心李抱真

引軍會兩軍尚相疑阻抱真以數騎詣武俊
營叙國家多難天子蒙塵持武俊勸與武俊
亦悲不自勝遂與武俊約為兄弟連營俱進
遂破朱滔合此文之義矣○楊誠齋曰管蔡
毀旦燕蓋譖霍先悲而號也羣小之黨既滅
周霍之忠益明後喜而笑也惟成王昭帝之
中直然後能力主君子而勝小人大師剛而
力之謂也故師莫大於君心而兵革為小克
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為易君臣同則人畢同

矣。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大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居外無應物，莫與同，雖求同之志不遂，而其終無所悔也。○後漢陳寵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居位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李法解官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未嘗應對。陳寵之在位而杜絕

私交，李法之解官而杜門，謝客雖涉寡交，内不失已，何悔之有。○楊誠齋曰：上九居一卦之外而無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於九五矣，其誰與我。此項羽之衆一散而不再合，李密之衆再合而終不能濟，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大有元亨。火在天上，無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

三三 離乾 上下

而五陽應之乾健離明有元亨之道焉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
命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
無以治之則釁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
無惡故曰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之休命反之
於身亦若是矣○唐虞極治之世至於夏啟

則有有扈之征大戰于甘乃召六卿殷商之
盛賢聖之君六七作治平六百年則有牧野
之戰文武成康之盛以關雎麟趾之深仁而
植立鳧鷖既醉之事業以蓼蕭行葦之忠厚
而講明浴誥周官之典刑人物終到盛時則
善惡雜揉孽牙生焉須得整理分別惡者遏
之善者揚之所以順天命也○周子曰天以
陽生萬物既盛矣不止則過焉止之以秋人
之生也既盛矣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

以治○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
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
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宜而善惡分孔子
聞之曰善哉○子路曰治國何如子曰在於
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
不肖何為其亡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
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用已
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也而讐之讎怨並
興欲無亡得乎○荀爽曰君子以情用小人

以刑用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
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
刑乎小人不畏刑况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
中人而墮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
於君子之途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
无交害也
九居大有之初處卑無應未有驕盈之失未
涉於害也大九富有鮮不為害以子貢之賢

未能盡免况其下者乎匪咎艱則無咎言富有本非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若能處富有而艱以處之則無咎也○智伯之未亡也智果別族於太史以免患楊國忠之未敗也張彖取喻於冰山以遠嫌大凡權勢隆盛之匹惟以能遠為貴一有染指鮮有不受其害者也○後漢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

出書印封如故竟不罹其患時人貴之可謂無交害矣然又有能自損以遠害者漢末析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贖產周施親戚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息產業何為坐視單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植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智者聞之咸服焉其亦處富有而艱則無咎者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剛中在下為六五之君所倚任為大車以載之象可以任重而道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
○霍光以奉車都尉武帝知其謹慎乃盡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受遺輔政卒能擁昭立宣以恢中興之業庶幾積中不敗者焉
噫忠臣賢士所以任重而道遠者社稷嘉賴豈淺鮮哉昔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

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旨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師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息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臣見大王勞民

頓兵必負天下不義之名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以攻宋曷弗弗取墨子曰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段干木隱處窮巷聲施千里魏文侯過其閭必軾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庚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軾之諸侯莫不聞伐之無乃妨於義乎秦於是偃兵夫墨子跌武千里而存宋段干木閉門不出以安魏行止相及

而皆可以存國忠賢之有益於入國也談笑樽俎而折衝千里行止異齊而皆能寢兵安國大車以載何往不利也哉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未離下體而居人上諸侯之象也諸侯土地人民莫非王者之所有也古者天子巡狩則諸侯避舍奉筦籥攝社抱機委籍下吏升自西階不敢為主九三亨富有之業非以

自居也必用亨獻於天子蕃育人民以為王之屏翰豐殖貨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擅其富强萌跋扈之心故象曰小人害也○周之盛也絲牽繩聯萬國星羅於天下臂運指使九畿咸入於職方及其衰也列為五霸併為七雄天子寄空名於諸侯之上賜胙賜服求車求金王人奔走好會於諸侯之國可勝慨哉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偏之嫌凶咎所由生也惟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無咎也自古權寵富有之盛未有不禍敗者也○楊雄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位高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淨游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

變人道不殊彼我異時未知何如○漢明德
馬后有言曰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叠猶再
實之木其根必傷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
時黃霧四塞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
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
任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嘗謂我子不當
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以馬氏比陰氏乎
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
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襪領袖正白顧視御者

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
愧其心也○史記褚先生曰當世之君子行
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
侯立名當世豈不盛哉觀其持滿守成之道
皆不謙讓驕蹇爭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
終以殺身滅國豈不悲哉夫龍顏侯趙食其
曾為前將軍世族順善厚重董信不與政事
退讓愛人其先起於晉六卿之世有土國君
以來為王侯子孫相承歷年至於今凡八百

餘歲豈可與功臣及身失之者同日語哉悲夫○後漢書曰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見光武之業成矣然耿自克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繁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以殺止殺乎何其獨隆也○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綬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

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分殃必疾漢元以來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訛訛更相佐附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于淵誰能不含玄覽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薛文清曰於方快意之時尤當謹蓋理勢盛衰相根快意之時乃盛之極而衰之漸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當大有之時柔中虛已推誠以御下下亦盡誠以事上是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漢昭烈之托孤宋仁宗之任相

國朝 孝皇明良燕對宛然唐虞吁咈之象君臣一心可謂交孚矣不必用威以相防也至如唐

宣宗接對羣臣如賓客 宰相奏事苟無一人立者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間閭細事或談宮中遊晏一刻許便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威如則有之交孚則未也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處大有之終而不居其位無盛滿之失能順乎理者也然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

五有文明孚信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履
信思順尚賢崇善之義合道之至也自當享
其福慶自天祐之無不利矣○昔伊尹相湯
土建伐夏救民之績放太甲而反之成復子明
辟之功大業精忠格于宇宙卒陳咸有一德
之謨以告歸歛功業於寂若萬世仰其元聖
其後伊陟象賢復相大戊合此文之義矣其
次若韓魏公退老醉白之堂而其子韓忠彥
嘉彥系葉丞相司馬光歸洛絕口不談朝政

兒童識君實走卒知司馬亦庶幾焉○揚誠
齋曰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
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而亂盛治備福孰
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無咎三明主在上
羣賢畢集無一敗治之小人無一害治之匪
德士生斯時雖如初九無交而難進緼袍華
於珮玉飲水甘於列鼎而况九二之大臣九
三之諸侯九四之通臣上九功成身退之者
舊乎嗚呼盛哉

坤上 艮下

謙亨君子有終

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能以謙與自處何往而不亨乎他卦有吉有凶當位不當位惟謙卦六爻皆吉然謙非象恭也惟君子達理故樂天而不競虛中故退讓而不爭安履而有常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謙可易言哉○天地間萬有歸空萬籟歸寂萬欲歸盡古之至人達觀

淵識勘破兩忘故常有而不居為而不宰恣他功德無前一滿便壞了○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泰極則否剝極思復天之虧益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江海勢下百川歸之地之變流也高明之家鬼闕其室積善之門神介爾福鬼神之情狀也

滿招損謙受益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人情之好惡也天地人鬼皆利於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人能謙則其道愈尊而光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踰君子所以有終也○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愈下吾官益大吾心愈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宣公十七年郤克聘于齊克跛足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郤克升婦人笑於房克怒歸請伐齊范文子士會還自朝謂其子士燮曰吾聞之于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乃老○范文子士燮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隱伏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

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
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
之以杖折委筭觀武子之深自挹損如此所
以當晉靈之世超然獨免於禍及卻克為政
敗齊師於鞏師歸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
望爾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逆先入必屬耳
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
矣卻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
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勞

之如卻克對曰庚辰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
之有焉欒書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
用命也書何力焉夫晉以偏霸之國羣帥知
讓猶足勝齊况君子之若無若虛者乎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君子觀謙之象施諸事為則裒取多者增益
寡者稱物之宜以平其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一象曰謙謙君子
卑以自牧也

以柔居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
何所不濟孔氏之鼎銘曰一命而偃再命而
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敢侮體於是
粥於是以餬余口豈非謙謙君子乎故世載
明德為邦之光何大川之不可涉也○齊桓
公出獵逐鹿於谷中見老人而謂之曰何谷
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曰以臣故者之
公曰視爾之狀非庸人何以爾者對曰臣故
畜牧牛而大賣之以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

馬遂持駒去聞者以臣為愚故谷以臣得者
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愚也使
堯在上皋陶為理安有取人駒者乎愚公知
治獄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
子記之桓公霸君管仲賢佐猶有以智為愚
者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乎老人讓駒與人自
處以愚可謂謙謙矣而桓公管仲又引咎自
愚焉此所以能成霸業用涉大川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襄公
 十三年荀罃士魴卒晉悼公蒐於繇上以治
 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昔臣習於
 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
 中軍從士匄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
 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
 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起
 韓起佐之位仍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
佐超一等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

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順
 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
 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
 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
 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
 人小人代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
 虐並至謂之昏德國家之救恒必由之夫繇

上之後羣卿皆讓晉國大和諸侯遂睦非不
謂鳴謙貞吉者乎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
服也
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為上下不歸
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惟君子能行之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故有終而吉也○僖公
九年夏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
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
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
遠顔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
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登受○僖公
十二年冬王子帶召戎伐周齊侯使管仲平
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仲辭曰臣賤
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
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
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

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
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平原華嶠稱其父
光祿大夫表每稱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
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盧植收若歛策而
已不有焉蓋功名天下之匹甚重也誠能不
爭天下之匹甚重則過人遠矣若齊桓管仲
皇甫嵩者亦庶乎勞謙者焉噫勞而不伐有
功而不德仲尼以為厚之至我思古人非特
大聖大賢為然也昔趙文子匹舉筦庫之士

六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然此
猶當時之賢卿也魯仲連飛一矢蹶聊城而
還之齊以一言止辛垣衍却帝秦之舉辭千
金而不受却封爵而不榮曰匹貴乎大丈夫
者以能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
取者是商賈之事匹不忍為也然此猶戰國
之高士也魯朱家任俠之流耳為季布解萬
乘之怒全萬死之生漢卒用布恩莫大焉自
季布獲遇終身不見季布弦高賈牛之客耳

將市於周遇秦穆襲鄭之師廼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破散秦謀使三將捲甲而鄭之社
稷獲全功莫加焉鄭欲賞之辭曰誕而得賞
則鄭國之信廢矣遂以其屬徒東夷終身不
及古人有功而不德類如此今人徼功希寵
挾恩懷利趨謁于求責望故素無所不至廉
耻道喪衰世下流亦可悲矣余讀勞謙有深
慨焉

六四无不利撝謙不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

也

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以謙柔自處
九三又有大功德上下所宗而已居其上當
恭順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勤
作施為無所不利於撝謙也○漢霍光以大
司馬大將軍受顧命輔幼主而撝故為宰相
唯唯惟謹從命無所違拂故得免於咎其撝
謙之利乎昌邑之廢也霍光與張安世定議
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揚敬敬驚懼不知所言

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更衣敬夫人
 遽從東廂謂敬曰此國大事今將軍議已定
 使九卿來報君侯不疾應與將軍同心猶豫
 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敬夫人與延
 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令其為謙之一驗
 歟楊敬夫人司馬遷甥女○昔光武欲以陰興為司徒
 興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盛德不敢苟
 冒帝遂聽之以沛國桓榮為議即使授太子
 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

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帝又使
 左中郎將鍾興授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
 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教訓太子及諸
 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以府丁恭於是復
 封恭而鍾興遂固辭不受○居巢侯劉愷素
 行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又扶
 陽侯章玄成陵陽侯丁鴻鄆侯鄧彪並以高
 行絳爵此數君子者遜位辭榮視公侯之貴
 若棄敝屣焉非所謂為謙之至歟○昔夫子

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欬器焉子曰何器也守
廟者曰此為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器
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顧謂
弟子曰試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則正
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
哉物盈則衰樂極則悲子路曰敢問持滿有
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
之以遜勇力蓋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
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
用侵伐征不服也
惟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
接下眾之匹歸也故不待富而能有其鄰也
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
能服天下故利用侵伐威德並濟然後盡君
道之宜無不利也○史稱章帝長者事從寬
厚盡心孝道友愛兄弟從容納諫詔曰江海
所以長百川者以其下也至魯祠孔子及七

十二弟子於闕里備六代之樂至東平追念
獻王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
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
祠坐哭泣盡哀非執謙順以接下者乎然能
委任班超削平西域任耿恭馬防擊平諸羗
威非不振也非用侵伐無不利者乎他若徐
偃王慈惠得民徐克淮揚之間陸地而朝者
三十二國然仁柔太過楚莊王伐之兵敗走
六死劉虞天性節約務存寬政敝衣繩履勸督

農植開土谷胡市之利通魚陽鹽鐵之饒民
悅年登撫有盧龍幽薊之衆而師行無律愛
克厥威亦為公孫瓚所殺是能得人心之歸
得無少利用侵伐之威乎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
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處謙之極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
謙之志以至發於聲音雖居無位之地非任
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已必須剛柔相濟謙柔

太甚則反過矣故利在剛武行師治其私邑
○燕之遊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
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
子三百篇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
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
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
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
齊千里之途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
說以千里之途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

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况齊之懷善而死
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多矣○吳子壽夢卒
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
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以負芻殺太子
而自立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
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
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
乃舍之蘇子曰季子事吳九十餘年掛劍徐
君不以死背其心葬子嬴博不以恩累其志

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以天下不受而况吳乎○范蠡滅吳及至五湖辭於王曰臣不復入越矣王曰何也范蠡對曰臣聞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濟矣請從會稽之罰王曰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輕舟遊於五湖莫知所終夫季札之辭國范蠡之輕舟可謂鳴謙之至

矣以彼高節明智蓋超然出於塵世人羣之表而沉機神畧亦非策士謀臣所能窺其際也行師之武不武征國之利不利皆不足言矣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震上坤下為豫順而動也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眾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豫之道利於建

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
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
從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
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
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
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楊誠齋曰順理豫言心何以知理之當然
哉心之同是也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

大悅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順豫矣順
矣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不然違尾大
之勢而建侯必為漢之吳楚違舉國之諫而
行師必為秦之淮淝何利之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通暢和悅樂之象也先王作樂以
象其聲褒崇先王之功德至於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盛之至也○楊誠齋曰順以動者天

理出而奮者天聲師其理以建侯行師師其聲以作樂崇德聖人何為哉天而已矣○昔黃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谿之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凰之音凡聽徵如負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鳥鳴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而樂所由起舜命后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簫韶九成祖考來格鳳凰來儀

○周禮大樂正以六律六同掌天神地祇人鬼之祀故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至日於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至日於方澤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四時於宗廟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皆格可得而禮矣○昔師曠奏白雪而玄鶴舞奏清角而雲從西北大風起天雨隨之○楚

公子午之伐鄭也將侵晉涉於魚齒之下甚
雨楚師多凍徒役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
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
死聲楚必無功○鄭師文試琴於師襄當春
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
秋而扣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
當夏而扣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寒
洹及冬而扣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
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

甘露降醴泉湧師襄拊琴高蹈曰微矣子之
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池魚
出聽鄒子吹律而寒谷黍生○列子薛譚學
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撫節悲歌聲振林
木響遏行雲薛譚求及終身不敢言歸秦青
曰昔韓娥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
梁樞三日不絕過逆旅主人辱之韓娥因曼
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

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弗能自
禁○高漸離擊筑而歌易水之上聞者莫不
矚目裂眦髮植穿冠○子曰簫韶者舞之遺
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
風雨之動物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樂道之
感通久矣况聖人體豫道而盡制作之妙者
乎○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先生曰吾能傳
曲而不能移情吾師有方子春善琴能作人
之情今在東海上子能與我同事之乎伯牙

曰夫子有命敢不敬從乃相與至海上見子
春而學焉學成惟鍾子期能知其音伯牙鼓
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須
臾志在流水子期曰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
伯牙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由
是觀之非特作樂為難知樂亦不易也必也
其聖人乎昔仲尼始學琴於萇弘弘奇之謂
劉文公曰仲尼其聖人之興者乎既學琴於
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

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冥穆然深思焉有冥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至齊郭門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者趨

驅之趨驅之韶樂將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仲尼而後能知樂之深者其季札乎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臣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

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
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
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
能夏則大天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
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
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之
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
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鄒以
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

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生之遺民焉
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
文王之德乎為之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
而不屈通而不逼遠而不携遷而不淫服而
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
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同
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
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

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曰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脩之
見舞韶箠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
於此矣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也非仲
尼季札鮮知其妙樂可易言哉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
而以自鳴凶之道也○范睢之相秦也辱須

賈斬魏齊散家財物盡以報其嘗困阨者一
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蔡澤聞唐舉
之相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
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入主之前足
矣○蘇秦之相六國也車騎輻重擬於王者
道出周郊天子至遣人除道司馬相如以詞
賦得幸奉使於蜀縣大夫為負弩前驅鳴豫
之象小人恒態也得志豈能久乎故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

以中正也。諸文皆溺於豫獨六二以中正自守有特立之操其介如石而不可搖見幾而作其斷不俟終日而早決是故設醴偶忘王戊之禮遇未衰而稷生之幾先決不然楚人將鉗我於市而申白遭城旦之春東宮好儒元帝之優游未著而兩疏之見已早不然則恭顯計害忠良而蕭傳被仰藥之禍甚哉幾之不可不早辨也其次若袁氏四世五公貴寵方盛袁

閔心竊非之欲投深林以母老阻乃築土室肆周于庭不復為戶自牖食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一思之輒往就視數言而去諸武擅權武攸緒力辭王爵歸耕嵩山非力不食亦庶幾焉○漢書載袁閔以勵操行苦身脩節父賀為彭城相閔往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閔六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辭去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及郡界人無知者惟其有

舍父車之介然後有土室四周之潔
 六三肝豫悔遲有悔象曰肝豫有悔位不當
 也
 豫樂惟有德者可以處之六三不中正之小
 人見四為豫之主仰而望之則以身不正而
 不為所取如王欽若之見抑於王且然四為
 大臣豫之所由若遲遲不前則益為棄絕若
 牛僧儒之見貶於李文饒動皆有悔也○楊
 誠齋曰六三人臣燕林也進則肝而仰視

其上之豫方且位已逼而進不厭此悔之道
 故陽虎幸於季氏則囚季氏上官桀幸於霍
 氏則圖霍氏季霍幾危虎桀亦亡聖人不許
 其肝也退則遲而顧恋其豫之寵方且患將
 及而退不速此亦悔之道故潘岳知負阿母
 而不能離賈謐蕭至忠知善宋璟而不能遠
 公主客主同誅交相為累所謂遲有悔聖人
 非幸其遲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

有得志大行也。四居大臣之位上有柔中之君順從之以陽剛任上之事豫之冥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然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無同德之助冥以疑也。惟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合聚夫欲上下之信惟至誠而已。若周公輔相成王吐哺握髮以迎國士畢公君陳恆心同德祈天永命。

故曰勿疑朋盍簪仲尼贊之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然則五位虛已有官受成非大臣之幸而在於德量之休休越裳重譯四海向風非大臣之功而在於赤舄之几几後之居相位總大權者其於勿疑盍簪之訓可不三致意也哉。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當豫之時六五以柔居尊沉溺於豫不能自

易經卷之三
四十一
立者也又乘九四之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
不感柔弱之君不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
六君受制於強臣者也如漢獻受制於曹操曹
芳政由於司馬是也居得君位負也受制於
下受疾苦也六五權雖失而位未亡故云貞
疾恒不死蒙亦以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之
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
於人宜也耽惑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
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

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
長也

以陰柔居豫極乃耽溺於豫昏迷而不知及
者也然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能處晏安而
知警戒因滿極而有回心則可以補過而無
咎聖人發此義所以廣遷善之門也○晉陶
侃以太尉鎮荊州四十一年晚年深以滿盈
自懼上表遜位封還天假節麾印章貂蟬祭

戰軍資歸長沙○桓溫擁強兵據上流以抗
朝廷及卒而其弟桓沖盡忠王室○唐魏博
田氏擅命三世而田弘正能歸命朝廷其真
豫而成有渝者○他若漢張禹以明經為
帝師為人外務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
及富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淫渭灌溉膏腴上
價他財物稱是及病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
上牀下馬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
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

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
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問而禹數視其小
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之貧
得無厭危病中猶為兒女子恋恋乞主恩無
異老牛舐犢可謂真豫矣○後漢王符曰歷
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異哉嬰
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
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
也夫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

而穿穴其中卒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
吉而制為令若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
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
財貨而行僭逆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
欲任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
繫卯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
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聖人深戒於冥豫而欲
人渝變其邪心有以哉



震下

兌上

震上

兌下

震下

兌上

震上

兌下

震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為卦兌上震下是謂上悅而下動隨
之義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元亨凡人君之
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
皆隨也隨之道利在貞正然後能大亨而無
咎○隨亦難言矣好謀能聽從諫弗咈隨也
而佩刀斫案中興獨斷何以成赤壁淮蔡之
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隨也而封還內
降引燭焚詔何以懋格君弼亮之績學者之

從義隨也而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有如揚子
之見以為我為義者矣臨事從長隨也而尺
有咫短寸有咫長有因童子之言而瞿然改
正者矣是以君子大居正而貴窮理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
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凡施當其可之謂時達於勢之謂時收諸詎
之謂時審於幾之謂時從宜適變不可為典
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斯也

是故春秋冬夏消息以時而陰陽舒慘於其
間皇帝王霸升降以時而禮樂污隆於其間
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迭建皆時之或為
也聖人何容心哉亦隨其時而已矣○楊誠
齋曰聖人有隨之隨有不隨之隨堯俞舜拜
隨之隨也害有在於象恭則吁候功之薦利
有在於遷國則違胥怨之咨不隨之隨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君子觀象隨時而動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

近者言之君子晝則自彊不息及向昏晦則
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
也○推此義而求之乘流而逝遇坎而止壯
竭其力老而歸休世治則翊運開天而鳳翔
阿閣世亂則巖耕谷汲而白駒考槃皆嚮晦
晏息之意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
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九居隨時而震體為動之主有冥隨者也官

主守也既有冥隨是冥主守有變易也既有
冥渝必得其正則吉如政由俗革法以敝更
則光武巡行河北除莽苛政而民心悅衆怒
難犯專慾難成則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而
鄭國理又當出門以交不為私昵則有功焉
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
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冥憎之言雖善為惡
也舍御事艱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謀故成東
征之功用訓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李德裕

易學義林 卷之三十三 四十七
之賢故稔甘露之禍公則有功私則無功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迤柔不能固守故為
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楚莊王嘗
聽朝而罷晏夫人樊姬曰何罷之晏也王曰
今日與賢者語樊姬曰王之匹謂賢者誰王
曰虞丘子也樊姬掩口而笑曰妾倖得充後
宮妾匹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
列者七人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

者非子孫則族昆弟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
肖夫知賢而不進是不忠也若不知賢是無
知也豈可謂賢哉○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
人與叅謀議而不能容仲舒之賢武帝悅嚴
安徐樂之對嘆相見之晚而忽申公力行之
語樊姬之譏虞丘武帝公孫弘之廣延納豈
非係小子而失丈夫乎○楊誠齋曰隨於暱
則遠者不麾而自去從於邪則正士不間而
自踈勢不兼也故遠子馮初嬖八人而巫臣

退避以遠害郭子儀初信張曇而幕僚相率
以求去而况不為遠郭者乎○莊子子張謂
魯哀公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
也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畫以儻龍於是天龍
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而
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
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
士而非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其不為葉公
之好龍者乎雖然亦有小子而能為丈夫之

事者昔甘羅年十二能效智謀於秦遂為秦
相項羽欲阬外黃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
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
王大王至又且阬之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
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廼赦外黃此皆以
幼童出奇則小子丈夫蓋以才德論不以年
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育求得利居貞 象曰
係丈夫志舍下也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
六於初與六二正相及此所謂出函谷而遷喬
木故隨所求而有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
為邪媚之嫌又戒以利居貞也○任安投情
於衛青之幕羊曇義聯於謝安之府侯芭師
事於楊雄之門非希悅以懷利也庶乎係丈
夫者耶○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晝謂
子賤曰吾無以贈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
措餌迎而吸之者楊鱈也其為魚味

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博而味厚
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
陽晝所謂楊鱈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
亦係丈夫失小子之義與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
使天下之心隨於已大乖為臣之義當使恩
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誠信積於中施

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
 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其德及於民致
 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而已
 不與焉故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
 強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郭
 子儀享誠明哲亦庶幾焉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中正也
 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
 吉之道也○舜受益戒而成于羽格苗之化

禹拜昌言而迪知人安民之謨能自得師者
 王謂人莫已若者亡成湯所以從仲虺之誥
 而崇天道也木從繩則直右從諫則聖高宗
 所以感傳說之俞而紹先王也周之延訪羣
 臣而緝熙聖學漢之能屈羣策而帝業龍興
 皆享嘉之道也吉孰大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
 拘係之上窮也
 他卦在上為太過惟隨道之極是為人心維

易學義林 卷之三
五十一
係固結而不可解○玄覽子曰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先王固結之民可以同患難共死生昔太王避狄人之難去邠來岐幽人老稚扶携以隨之如歸市其亨王業於西土孰能禦之無論先王固結之民春秋世家舊族類能感人心於不忘如藥盈夜入曲沃有語藥武子者皆嘆且泣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又如田橫海島五百義士赴死如歸東郡感滅洪之義城中

八千甘與同死張巡之守睢陽也與賊大小四百餘戰殺賊十二萬人城中兵民數萬與巡同死封疆南唐張彥卿守楚州力戰身死兵部千餘人無一人降者宋李彥先守陝州甫踰年大小二百餘戰城陷身死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人心之天誰謂不可以仁結而義維哉惟上失其道所以感之者無其素也

三三

巽下
艮上

盡元亨利涉大川

易學義林

卷之三

五十一

盡壞之極亂當復治則命世之才出焉以濟
時之艱難險阻故可以致元亨而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
甲者數之始事之端也先甲謂先於此究其
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
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
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
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
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周自伐

商之後迺及商政事制曲防監二代之損益
樞機周密立有王之憲程非以謂先甲後甲
乎若漢高懲秦孤立大封同姓王三庶孽幾
半天下卒兆七國之變光武上懲韓彭之難
中監七國之亂下悼王氏之禍裁減同姓之
封不任三公事歸臺閣然吏事有深刻之嫌
三公失論道之職晉武懲魏疎忌宗室社稷
無衛使諸王皆擁強兵據要害起骨肉相殘
五胡乘釁之難其於先甲後甲之戒蓋有以

未盡歟

彖曰盥剛上而柔下巽而止盥盥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為有事之象君子觀其象以之處天下則振濟其民以之自處則養育其德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具振民育

德豈二事哉○漢匡衡曰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然則民風之不振豈非上德之弗育歟初六幹父之盥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盥意承考也

盥者前人已壞之緒也初雖居下成卦由之居内在下而為主幹家之子也緒雖已壞子

能幹之則足以興衰起替恢宏令圖是謂有
子而考得無咎然式微之運難扶不造之家
難立故必憂勤惕勵則得終吉為人子者可
不勉乎○伯魚之卒也夫子已老閒居喟然
而嘆子思再拜請曰夫子何嘆意子孫不修
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子曰爾孺
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
之教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
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竹然笑曰

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楊誠
齋曰初六弱於才而卑於位何以能幹盡惕
厲之心以承其父之意則吉矣曰考則非存
曰意則繼志不然弱才而強決卑位而高步
涉它之誅欲尊晉也南蒯之叛欲強魯也知
幹而不知厲者也○象曰幹母之盍得中
九二幹母之盍不可負下象曰幹母之盍得中
道也○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盍而得中之象

易學義林 卷之三
譬諸家則無父有母之孤子也孤危寡恃既
苦成立之惟艱母道陰柔所見或殊尤覺展
措之不易此當屈已下意委曲調停使母心
安悅上無矯拂之愆事治業從下得與家之
理乃為得宜否則徑行直遂即使所執當然
傷恩害義其道不可行也故曰不可負言當
巽以入之也○魏王祥至孝繼母朱氏遇之
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
箕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禮使祥覽輒與俱

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為少
止祥漸有時譽母深嫉之密使醜祥覽徑起
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及之後母使祥餽覽輒
先嘗母懼遂止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
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瘠杖而後起若王祥之
事繼母王覽之處其母周旋委曲可謂幹母
之盡而得中道者乎○象曰幹父之
九三幹父之盡小有悔无咎象曰幹父之
盡終无咎也

三以陽剛之才居下之上主幹不能無過然
振既墜之緒而收光復之功居巽順之極而
無乖違之失有小悔而無大咎此直義之子
也○西漢陳萬年嘗病召其子咸誠於牀下
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
曰乃父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
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不復
言其後咸以忠顯於朝○岑暄字公孝父像
為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暄年少未知名往

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以暄非良家
子不肯見暄留門下數日晚乃引暄與語大
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請大學受業與郭林
宗朱公叔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陳
咸岑暄皆以忠直顯名當時非所謂幹父之
蠱有小悔而無大咎者乎○揚誠齋曰九三
以剛處剛見天下之弊不勝其憤欲決而去
六之此其禍不為鼯錯則為景延廣然處巽之
極以極順行過剛子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存

唐嗣其蓋之九三乎
 六四裕父之蓋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蓋往未得也
 四以陰居陰不能振拔有為寬裕以治蓋之象也此保家守業之子少勵精之志無明作之才家之蓋豈優游卒歲者所能持乎卒然有不虞之變或婚喪災傷大事其才不能濟也故曰往見吝○漢張安世以慎密蓋父張湯之愆杜延年以醇謹改父杜周之酷其裕

父之蓋者乎然責以盛德大業流光不朽則不能也故往見吝○楊誠齋曰天下有大壞之壞有補而未全之壞大壞革之可也補而未全徐之可也補壞之才有革而補之之才有徐而補之之才革而補之強於才者也徐而補之弱於才者也高帝革秦為漢漢不秦矣亦未三代也補而未全者也惠帝欲有為六曹叅欲無為非不為也自量其不如蕭何而不敢為也故能成清淨寧一之治此蓋之六

四寬裕而不敢勇往者歟
 六五幹父之盍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柔中居尊能任九二剛陽之賢亦能尊成憲以無愆為守成之令主然已實陰柔故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止可用譽而已○中才之君賴賢臣以用譽中才之父亦賴賢子以令若故顏路之德有顏子而益彰伯魚之賢得子思而益顯他若廉丹中士以廉范而傳班

彪文行以固超而光房彥謙才識以玄齡而著幹盍用譽豈虛語哉○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拊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恢之以功名終祐有力焉此亦幹盍之一驗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居蓋之終處事之外唐虞之治帝德廣運而巢許高箕山之節成周之隆敷天率俾而夷齊卧首陽之雲他若炎劉肇運而四皓茹商山之芝光武龍興而嚴光垂桐江之釣皆高尚其事者也士之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

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亦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小臣稷者齊人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為五霸之長稷亦高尚之士也

三三 坤兌 上下

易經義林

卷之三

三十一

臨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
 近乎水故為臨天下之物密比相臨者莫若
 地與水故地中有水則為比地上有水則為
 臨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
 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利於正也陽道
 嚮盛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
 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

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防其滿極而圖
 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無及矣自古天下
 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故
 狃安富則驕後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
 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
 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
 疆

物之相臨與含容無若水之在地君子觀親
 臨之象則有教思無窮之意觀含容之象則
 有容保無疆之心○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
 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
 無暴無盜子貢曰君子固有盜乎孔子曰夫
 以不賢代賢之謂奪以賢代不肖是謂伐緩
 其令急其誅是謂暴取人之善為己之善是
 謂盜君子之盜豈必財幣乎吾聞之知為吏
 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在法害民皆怨之

則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
 守不可間也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感也卦惟二陽遍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
 臨之象初得正位與四感應四近君之位是
 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獲乎上而得行其道
 所以吉也○陸賈以將相和調之說感陳平
 而交權太尉卒成安劉之功 王生以屈已忘
 勢之誠期釋之而故令結襪及增太尉之重

其咸臨之吉者乎○東漢龐參為漢陽太守
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隐居教授參到先候之
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盃置戶屏前自
抱孫兒候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
意良久曰棠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
後大本薤者欲其擊強宗也抱孫當戶者欲其
所開門恤孤九於是嘆息而還亦庶乎咸臨矣
九二咸臨吉也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
順命也

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君故
見信任得行其志既臨吉而無不利也○君
臣之相感不惟其迹惟其心甘盤傳說之於
高宗去就異而不害其為心之孚伯夷太公
之於武王頭晦異而不害其為道之合惟其
感通之正而已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
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悅體又示中

王以甘悅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悅臨下失德之甚無所利也然能憂而改之持廉守正至誠以自處則無咎也○張湯以九卿之貴為所愛史魯謁居因其卧病親為摩足所謂甘臨也湯卒以此受罪何利之有○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府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一坐皆大笑蓋寬饒不悅仰視屋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

閱多矣惟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之以許伯得解小人甘臨之狀何所不至哉然甘臨之中矛盾伏焉子西臆白勝死於白勝五王輕三思死於三思甘可信乎故曰言甘誘我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四居正位下應於剛陽之初是處近君之位而守正任賢以親臨於下相臨之至宜無咎

也○張仲以孝友輔周宣而交文武之言甫
 趙普以謀猷佐宋祖而推晚進之蒙正豈非
 至臨無咎者乎象曰大君之宜行中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
 之謂也
 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九二剛中之
 臣是不自用而取諸人虛心而天下之善集
 恭已而天下之治成此謂以大智臨下人君
 之宜也吉孰大焉不自任其智則天下之聰

明萃焉所以為大智也○古之明王冕旒蔽
 目而視於無形絃纊塞耳而聽於無聲者惟
 其不從私智也若以一人之聰覽而欲勝億
 兆之奸欺以用術之私心而欲周萬物之智
 慮陸贄所謂後智彌精失道彌遠者也漢明
 帝之察察唐德宗之猜忌可謂智乎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
 臨者也上六在事外而有尊臨之象此大臣

歸老於家表正風俗者也○漢世萬石君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馬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諂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亦訢訢如也唯謹其執喪甚戚子孫遵其教令以孝謹聞萬石君以謹厚躬行率其子孫其敦臨者乎他

若陸賈因使越越王佗賜橐中裝千金賈有五男乃出越橐中裝一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汝為也賈以酒食燕樂後老自娛而乏儀刑之教則又不足稱矣

坤下
巽上

易經義林

卷之三

二十一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盟將祭而潔手也薦謂薦腥薦熟之時也盟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盟之時矣故居上者當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俾莊嚴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美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五居尊位以陽剛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淮南子曰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矯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奇劇無迹人巧之妙也而

治世不以為民業故養弘師曠先知禍福言
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
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魯般墨
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
工也何則事涉瑰竒道非中正先王之冥以
為觀於天下者弗由也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
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夫天道至神運行四時化育萬物無有差忒

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
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
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
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宋臣杜鎬不
知四時不忒為天之神乃謾舉聖人以神道
設教答真宗河圖洛書之問遂啟天書之誕
不學無術故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國奢

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民殘則施之以寬民慢則糾之以猛是也○董仲舒曰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

夾為猶金之在錘唯冶者之夾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夾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其夾見者淺也在小人則無咎君子當達觀遠覽可但如童觀乎在君子則吝矣○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夾以不見也○挈餅之智謀身而不足坐井之見言天而不知蜉蝣之刺翫細娛而忘遠慮園坳之歌憂國小而無善政皆童觀者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貞也

君子不能達觀中正之大道而僅同女子之
闕觀亦可醜矣○淮南子曰往古來今謂之
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
故其見不遠者不可以語大其智不闕者不
可與論至今夫窮鄙之社也扣盆拊甒相和
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
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甒之足羞也藏詩書脩
文學而不知至論之音則扣盆拊甒之徒也
其闕觀之謂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我生我之兩行也六三處下之上可進可退
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已兩行之通塞以為進
退此知時達分之君子也○孔斌字子順宣
聖之後孔穿之子也魏王聘以為相子順謂
使者曰若王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
蔬食水飲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
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

易學義林 卷之三
請子順乃之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
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
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
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
道義不入遂寢於家喟然嘆曰死病無良
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徐穉豫
章人為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
糴徒步到江夏隻鷄絮酒哭畢而去不告姓
名時名士皆在莫知為誰郭泰曰此必南州

高士徐孺子也使茅容輕騎追之及於野店
為設飯問國事不答問稼穡則答謂容曰為
我謙郭林宋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
栖不遑寧處若子順徐穉其因已所行之塞
而退者乎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
尚賓也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
之觀見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

輔君以施澤天下也○昔第五倫領長安市
平銓衡正斗斛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太息曰
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安能
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耳後補淮
陽王醫工長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
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
與語至夕以倫為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
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卒相光武為
時賢相豈非觀光利賓者乎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焉
觀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
所為政化善也乃無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
君子之道則於己猶有咎也成湯所謂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周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皆此意也○昔季子治單父三年巫馬期往
觀化焉見夜漁所得小者皆釋之巫馬期以
報孔子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

易學義林 卷之三
嚴刑在其側季子何以至此丘嘗聞之誠於此者形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甚貴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誡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息於是朝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以貴鄒君因先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靈

公好婦人而丈夫服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而不止者何也晏子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人莫之服夫服色細事也皆係於上之冥好而化國俗况治亂污隆之本有不關於君身者乎故天下國家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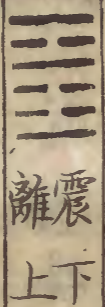
在身言不問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以剛陽之德處於上為下之天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位而道德為天下天觀仰者也觀其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若皆君子矣則無咎也苟有天未至豈足係天下之觀仰哉子思之在衛子方之在魏裴晉公之在綠野其身彌退其憂彌重故君子無

位而有憂小人有位而無憂○或問嚴君平曰子之為人卜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悌與人臣言依於忠何也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故積學修行能為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勤生畜施能為可富而不能必富也必而富常在我矣節性葆和能為可壽而不能必壽也然而壽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為小人焉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

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為君子焉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是亦觀其生以處於無咎之義與○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宸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籠迹於其所以安存而怠忽所以危亡是猶未有異於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

不惑哉聖人一觀視之間猶俯仰古今而深徹於善惡安危之戒其所以觀己之生者豈但已哉



震上離下

噬嗑亨利用獄

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物以合而生事以合而成天下之害莫如間隔之為大莫親於父子伯奇見逐於吉甫申生見

易學義林 卷之三
殺於獻公。閔子之體寒。薛包之取憎。莫義於君臣。成湯幽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樂羊之伐中山。謗書盈篋。馬援之征交趾。蒼涼興謗。莫恩於夫婦。申后譖廢於廢。妲王后寃死於昭儀。莫切於兄弟。而角弓之怨彰。莫契於朋友。而谷風之刺興。甚矣間之為害也。聖人為天下之有間者。非刑獄何以去之。故云亨利用獄。不云利用刑。而云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

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致刑檢夫利口。闔豎孽牙。如婦簧舌。必剪之。而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也。

彖曰：願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電明雷威。聖人法之以彰明刑罰。飭其法令。治天下之大用也。此中可使一毫姑息乎。○

晉尚書劉頌以刑法不一獄訟繁興上疏曰
夫君臣之分各有司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
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
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
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
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自非此類皆以律
令從事頌之言其明罰勅法之意乎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九無位下民之象受刑之人也當用刑之

始罪小刑輕校木械也屨之於足人有小過
校而滅其趾則知所儆懼而不敢進於惡故
得無咎○昔子羔問人之足其人自知已罪
報子羔於危難之間○又兀者叔山無趾乃
踵見仲尼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是以
亡吾足今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
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
之人乎若叔山者其亦滅趾而無咎者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四爻皆取噬為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
 中正者也用刑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
 膚為象祭有膚鼎盖肉之柔脆噬而易合者
 喻服人之易也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
 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無咎也夫中正以
 服罪惡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昔者西
 門豹之治鄴火烈人望霜清物心至于沉巫
 于河以除河伯娶婦之害其諸滅鼻而無咎

者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
 當也

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
 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
 象雖有小吝然時當噬嗑用刑非不當也於
 義為無咎矣○二與三洲縣用刑之官也強
 梁頑戾之民或險健而抵抗猶有遇毒之傷
 焉京兆張敞論殺小吏繁舜會立春行冤獄

使者出舜家載屍訟之効奏免官不遇毒乎
然敬之賢能自不可廢數月復拜冀州刺史
非無咎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
吉未光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蓋用刑之大
當臣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
六故云噬乾肺肺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
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

取直九四陽德雖得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
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古者凡聽五刑之
訟三公九卿參聽於槐棘之下大奸大蠹利
用深刑以治之鈞金束矢姦慝除而刑罰當
然必利艱貞而後吉者大臣治大獄可以易
之哉魏相案趙廣漢之獄蕭望之治韓延壽
之獄猶為所恃至莊青翟治張湯之獄卒以
湯故受誅公孫賀捕朱安世及以安世構而
六獄死故曰艱貞無咎聖人之為戒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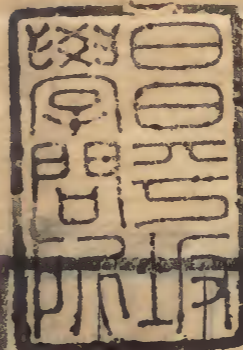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五居尊位得剛中之道治天下之獄而人無不服然勢位之極為間愈大而瘴惡之典天下紀綱係焉豈可不貞固而懷危厲哉○漢宣綜覈之朝而趙蓋韓楊不得其死光武中興之主而韓歆以直諫見刑况其他乎人主之治獄其當慎正尤有大焉者○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古者有禮然後有

刑是以刑省也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内外有別男女不同梳架不共巾櫛其刑簡而勝田有禮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小人罪大惡極何校滅耳凶之道也○枚乘曰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影愈疾不如就陰而影自滅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

若勿為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
 百發百中然其矢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
 棄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
 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
 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錯索非木之鋸漸靡使
 之然也積德彙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
 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叔向曰天之假
 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人
 之惡最怕積如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戒吁可戒



見也
 吁可戒
 三卷終

